

实施文化强市战略
鹰城十大历史名人系列研讨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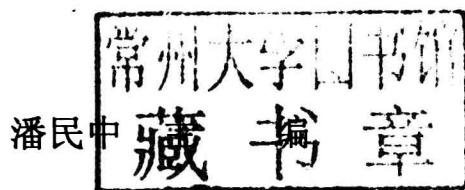
冯异与冯姓文化研讨会 论文集

潘民中 主 编

二〇一〇年八月

实施文化强市战略
鹰城十大历史名人系列研讨会之

冯异与冯姓文化研讨会 论文集



2010年8月

编 委 会

顾 问：裴建中 段松会 邹积余 梁允平 刘尊法

主 任：潘民中 王宏景 刘书锋

副 主 任：王翠萍 宛芳卿 胡吉祥 兰 战 师建超 胡成义

赵二成 王德润 杨延钧 杨维春 王宝郑

委 员：程有为 刘太祥 冯海涛 闫清现 杨晓宇 李文生

李典芳 李学乾 张向阳 尚自昌 马昶红 赵民强

郜现军 董国范 张长河 李永庆 牛梦松 牛留常

宋长海 张汉响 刘长德 王长松 马运欣 陈红丽

魏红朝

主 编：潘民中

副 主 编：王翠萍 宛芳卿 赵二成

执行主编：王宝郑 赵民强

前言

经过紧张的筹备，冯异和冯姓文化研讨会拟于热烈的盛夏八月在宝丰县召开，本次会议是鹰城十大历史名人评选以来，继舞钢韩陵和韩姓研讨会、郟县张良文化研讨会之后，又一次大型文化文化研讨会活动，这是实施文化强市战略的又一次文化实践举措，受到了各方面重视和关注。省政协原副主席冯红顺将应邀出席。研讨会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民盟市委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由宝丰县委、县政府承办，研讨会成功举行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

为配合举办这次研讨会，一年前就开始进行论文征文工作。平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本会专家理事发出征文通知，得到了县（市）专家们的积极响应。同时得到了史学专家朱绍侯、程有为、刘太祥大力支持。宝丰县文联和宝丰文史研究者也积极主动的参与征文活动。

截止目前，已收到论文 25 篇，数量超过以往，可谓成绩显著，为成功举办研讨会奠定了基础。主办方决定将这些论文结集编印成册，于大会发放，便于交流。文集中还收入了 4 篇重要史料性文章，作为附录部分。

论文是大会的核心。总的来看，本次冯异与冯姓文化研讨会论文成果超出预期。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论证，撰写出的论文质量高，参考价值大，大大夯实了冯异研究的基础，丰富了冯异研究的内容，拓宽了冯异研究的领域，可谓成果多，价值大，对今后开展冯异文化研究有重要理论价值，对开展冯异文化开发利用有重要实践价值。

宝丰是文化大县，平顶山是文化大市，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冯异等十大历史名人是平顶山名人文化的代表。而冯异以其独特的大树精神熠熠生辉，进一步挖掘、研究冯异历史文化内涵对建设宝丰文化强县、平顶山文化强市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是实施文化强市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必将会文化鹰城市建设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

于此对成功举办这次文化研讨会的有关单位和专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论文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指正，诚谢！

编者

2010 年 8 月

目 录

1 论冯异	程有为
5 冯异从龙时间考	潘民中
8 冯异的军事思想	刘太祥
13 大树将军与诗歌中的大树意象	胡吉祥
16 从有关冯异的典故中看冯异精神	杨晓宇
20 冯异军事才智研究浅述	宛芳卿
23 宝丰冯异遗迹遗风考	王宝郑
27 冯异与刘秀	李文生
42 大树将军冯异和他的大树精神	李典芳
45 略论儒将冯异高尚美德——谦虚	闫清现 闫戈
48 儒将冯异	张向阳
52 说说研究冯异文化的现实意义	李学乾
57 冯异，完美的品行	尚自昌
62 浅论冯异在冯氏家族中的地位及冯文化研究现状	冯海涛
66 冯玉祥《豫南南视察记》摘录	马昶红
69 冯异是宝丰翟集人	张长河
75 父城与冯异（外一篇）	李永庆
77 冯异传奇故事	牛梦松
79 冯异的军事谋略	牛留常
81 冯异在东汉统一战争中的作用	宋长海
84 冯异塚	张汉响
85 父城南城垣位置探析	刘长德
87 浅谈怎样打造历史文化名人冯异品牌	赵民强
91 冯异重要活动纪略	魏红朝
98 冯异与冯异醋业	王长松
100 冯异与冯姓文化研讨会论文综述	

附录

105 《后汉书·冯异传》	王宝郑
108 《东汉军事家——冯异》	潘民中
110 全国百余种冯姓家谱书目	王宝郑
114 冯玉祥生平简介	王宝郑
116 冯玉祥施政碑	王宝郑
117 冯异墓	王宝郑

论 冯 异

河南省社科院 程有为

冯异字公孙，两汉之际颍川郡父城（今河南宝丰县东古城村）人，从光武帝刘秀征伐，始为主簿，历任偏将军、征西大将军，功勋卓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本文从其里籍、为人、功勋等方面对其人略家研讨。

关于冯异的里籍

史称：“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唐李贤注云：“父城，县名，故城在今许州叶县东北。汝州郟城县亦有父城。”^①李贤等人说有两个“父城”，但他们更倾向于冯异的里籍是许州叶县东北的“父城”。然披览《旧唐书·地理志》，许州所辖九县为长社、长葛、许昌、鄢陵、扶沟、临颖、襄城、阳翟、叶县；《新唐书·地理志》亦言：许州颍川郡领县九：长社、长葛、阳翟、许昌、鄢陵、扶沟、临颖、郾城；《元和郡县图志》又说许州管县七：长社、长葛、许昌、鄢陵、临颖、舞阳、扶沟。上述三种唐代地志关于许州辖县的记载虽有所不同，但是均无“父城县”。因而李贤注可能有误，汉代的父城县在唐代应属汝州。

父城县始设于西汉，属于颍川郡，其地理位置在郟城南，其西南有应乡。^②东汉因之。^③三国魏亦因之。^④西晋在此设父城（侯相），隶属于襄城郡。^⑤北魏太和年间，在此地置顺阳郡，领县二：龙阳、龙山。^⑥龙山县的地理位置，就在原父城县。^⑦隋代设有襄城郡，统县八，其中有郟城。其注云：“旧曰龙山。东魏置顺阳郡及南阳郡、南阳县。开皇初改龙山曰汝南，三年二郡并废。十八年改汝南曰辅城，南阳曰期城。大业初改辅城曰郟城，废期城入焉。有关官，有大留山。”^⑧唐因隋旧置郟城县，又在其附近新置龙兴县，“本湍阳，武德四年置，贞观元年省”^⑨，属汝州临汝郡。

宝丰县东的父城遗址至今尚存。“城址在今县城东 18 公里古城村。城址分内外二城，外城呈长方形，城垣痕迹隐约可见。……内城位于外城西北隅，俗称‘紫禁城’，为长方形土台，面积 7.7 万余平方米。城墙高 3 米，城址内古城、马庄二村先后出土有春秋及战国时期之大型青铜壶、铜鉴等。”^⑩此处发掘所见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城父邑的遗存，但是汉代的父城县就是在城父邑的原址设置的。

综上所述，从西汉至西晋，今河南宝丰东有“父城县”。北魏在此设龙山县，隋改为汝南，再改为辅城，最后改为郟城，延续至唐代。辞书言：“父城县：西汉置，属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宝丰县东三十六里古城村。西晋属襄城郡，东晋废。”^⑪而且史载：光武初起兵时，冯“异以郡掾监五县，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处于此。

②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 36-37 页，《西汉·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刺史部》。

③ 《后汉书》卷二十《郡国志二》。

④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第 18-19 页，《三国魏·兖州、豫州、扬州》。

⑤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

⑥ 《魏书》卷一百六中《地形志中》。

⑦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第 40-41 页，《北朝魏·司、豫诸州》。

⑧ 《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

⑨ 《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注。

⑩ 《宝丰县志》第八章《文物古迹》，方志出版社，1996。

⑪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第 44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其“老母”也“在城中”。^①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城父县应该是冯异的家乡。

冯异的为人

览冯异生平事迹，可以见其为人。他对上忠诚恭谨，对同僚谦让不争。又明察时势，懂得兵法，足智多谋。

一、对上忠谨

光武自兄伯升败死之后，不敢显其悲戚之情，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冯异作为一位有心人，知光武内心悲痛，“独叩头宽譬哀情。”后光武帝经营河北，长途跋涉至饶阳无蒺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冯异供上豆粥。次日，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旁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燃火，光武对灶燎衣，冯异复进麦饭菟肩。对主上体贴可谓无微不至。

冯异既平北地（今甘肃庆阳及宁夏北部一带），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讲或欲分其功，光武帝患之，乃下玺书曰：“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子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以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

冯异久在外，心不自安，上书请求还朝，光武不许。后人有人上章言冯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光武使人以章示异。冯异惶惧，上书表明心迹：“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私恩，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困混淆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过蒙，巍巍不测乎……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诏报曰：“将军之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因为冯异平生忠诚恭谨，方不为光武所疑。

二、对同僚谦让不争

冯异作为将领，不时“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相逢引车避之，由是无争道变斗者。”他“为人谦退不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于是“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他的谦退不自伐，不仅得到军中吏士拥戴，也得到了光武帝的称许。

三、明察时势，足智多谋

冯异通史书，晓兵法，能明察时势，处事足智多谋。在关键时机，常为光武帝出谋划策。

刘秀渡河北，冯异因间进说：“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掳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巡行郡县，理怨结，布惠泽。”此言被光武采纳。官属所至，“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②刘秀因此得到河北吏民拥戴，河北地区成为他争夺天下的根据地。

及冯异与寇恂合势，击败朱鲋，洛阳成为一座孤城。冯异移檄上状，诸将皆入贺，马武等并劝光武即帝位。光武犹豫未决，乃召冯异诣鄯（今河北柏乡北），问四方动静。冯异说：“三王反叛，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梦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冯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冯异遂与诸将定义上尊号，又有人献符瑞，于是光武遂在鄯称帝。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②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建武六年（30年）春，冯异朝京师，光武帝数引见，定图蜀之议。四月，光武帝遂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

总之，冯异为诸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较深，明达事理，对上忠诚恭谨，对同僚谦让不争，堪为一位儒将。

冯异的功勋

冯异追随光武帝刘秀以后，不仅多献良谋，而且专任一方，屡建奇功，先后破朱鲋，破赤眉，定关中，争陇东等，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破朱鲋

时更始帝刘玄使舞阴王李轶、大司马朱鲋等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光武帝以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魏郡、河内二郡兵，与河内太守寇恂合势，以拒朱鲋等。冯异遗李轶书信，分析天下形势，劝他归顺刘秀。李轶心不自安，报李轶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杼，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李轶自通书之后，不再与冯异争锋。冯异既无后顾之忧，于是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今山西长治）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今荥阳汜水）已东十三县，及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余万。武勃领万余人攻诸叛者，冯异引军渡河，与武勃战于士乡（今河南洛阳东）下，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李轶又闭门不救。光武故意宣露李轶书信，令朱鲋知之。朱鲋大怒，遂使人刺杀李轶。由是洛阳城中人心乖离，多有降者。朱鲋乃遣讨难将军苏茂带数万人攻温（今河南温县），自领数万人攻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以缀冯异。冯异遣校尉护军将兵，与寇恂合击苏茂，破之。冯异因渡河击朱鲋，追至洛阳，还城一匝而还。

冯异的战败朱鲋消除了更始政权对刘秀势力的巨大威胁，为刘秀称帝奠定了基础。

二、破赤眉

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光武乃遣冯异代禹讨之。冯异受命引军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农（郡名，治今河南灵宝市北）群盗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投降冯异。冯异与赤眉军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会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军归，邀冯异共攻赤眉。冯异主张先以恩信倾诱，再以计破之。邓禹不从，遂与赤眉军战，大败。冯异弃马步走上回溪阪（今河南陕县雁翎关南），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坚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截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今河南洛宁西北），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军迫使赤眉军降汉，使东汉政权逐渐巩固。

三、定关中

时赤眉虽降，关中寇乱犹盛。延岑等各称将军，拥兵多者数万，少者数千，转相攻击。冯异且战且行，屯军长安（今陕西西安）上林苑中。延岑引军来攻，冯异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冯异。延岑走攻析（今河南西峡），冯异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要击延岑，大破之，降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延岑遂自武关逃奔南阳。冯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洛阳，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明年，蜀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鲋出屯陈仓（今陕西宝鸡），冯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程焉退走汉川。冯异追战于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复破之，还击破吕鲋，营保降者甚众。其后蜀复遣将间出，冯异辄摧挫之。关中为汉朝要地，邓禹不能平定，冯异终定之，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政治才干。

四、争陇东，御隗嚣

建武六年夏，诏冯异军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未至，隗嚣亦遣行迅取栒邑。冯异决定抢先据

城，以逸待劳。乃潜往闭城门，偃旗息鼓。行迅不知，驰赴之。冯异出其不意，击鼓建旗而出。行巡军惊乱奔走，冯异追击数十里，大破之。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叛隗嚣降。青山胡数万人亦降。冯异又击卢芳将贾览、匈奴单于之子，破之。上郡（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安定（郡治今宁夏固原）二郡皆降。光武帝复令冯异行天水（郡治今甘肃天水）太守事，攻公孙述部将赵匡等且一年，皆斩之。

关于冯异的巨大功勋，光武帝刘秀有很高评价。华峤《后汉书》曰：冯“异身为征西大将军。时三辅大乱，异讨之，与赤眉贼会，大破于崤底，追击之。又大破行巡（隗嚣将），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将或欲分其功，诏云：‘征西功，若丘山也。’”^①

总之，冯异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儒将。他自称“诸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为人忠谨谦退，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战争中能以谋略取胜，功勋卓著，最终献身疆场，不愧为东汉初年的一位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① 汪文台辑、周天游校：《七家后汉书》第31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冯异从龙时间考

——兼考颍川诸将从龙时间

潘民中

冯异其人

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是颍川父城人。东汉颍川父城县治位于今河南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冯异原任王莽新朝颍川郡掾，监南部五县（颍阳、襄城、郟城、父城、昆阳），驻守父城。后投刘秀，任主簿，追随刘秀进军河北，拜偏将军，封应侯。因“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河北平定，拜孟津将军，统率魏、河内二郡军兵驻守河上，伺机进攻洛阳。冯异运用分化策略，瓦解洛阳守军，不失时机地进言刘秀：“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劝刘秀即帝位。东汉开国，冯异获封阳夏侯。

赤眉纵横关中，郡县大姓拥兵自重。刘秀派大司徒邓禹镇抚之，但收效甚微。乃令冯异取代邓禹。建武三年（27）春，刘秀遣使拜冯异征西大将军。冯异率部西进，迎击东归之赤眉残部，大获全胜。进而击破延岑等割据势力，安定关中。“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建武六年（30）春，冯异赴洛阳，朝见光武帝刘秀，刘秀对诸公卿说：“这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斩棘定关中。”是年夏，陇上隗嚣东侵杨邑。北地守将按兵观望，冯异受命狙击。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大败隗嚣。刘秀“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以下亲悼死问疾，以崇谦让。”并让冯异兼领北地太守。冯异再接再厉，平定上郡、安定，复领安定太守。隗嚣死，其子隗纯与盘踞蜀中的公孙述勾结，刘秀又命冯异行天水太守事，以御之。至此，冯异以征西大将军的身份兼三辅、北地、安定、天水诸郡太守，可谓独挡方面，功盖天下。建武十年（34）夏，病逝于进攻落门的阵前，谥曰节侯。建武十三年（37），大司马吴汉平定蜀中公孙述后，实现了天下一统，光武帝刘秀“大饷将士，班劳策勋。”冯异排在中兴三百六十五功臣中的二十八元勋之第十三位。明帝永平中，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称云台二十八将，冯异位列其中。

冯异从龙时间考

冯异是何时投到刘秀麾下的？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载：“更始元年（23）三月，世祖与诸将略地颍川，父城人冯异、郟城人铄期、颍阳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阳人马成皆从世祖。”按此记载，冯异投到刘秀麾下是在是年六月昆阳大战之前。《资治通鉴》却将冯异投刘秀系于更始元年六月昆阳大战之后，曰：“刘秀复徇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颍川郡掾冯异监五县，为汉兵所获。异曰：‘异有老母在父城，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秀许之。异归，谓父城长苗萌曰：‘诸将多暴横，独刘将军所到不掳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遂与苗萌率五县降。”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历史事

实呢？

《后汉书·冯异传》载：“汉兵起，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掳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光武南还宛，更始诸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异坚守不下。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这一段文字饱含三层意思：一刘秀在父城县巾车乡俘获颍川郡掾监五县冯异；二刘秀放归冯异，让其运动父城长苗萌，一起归降；三刘秀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冯异与苗萌正式投到刘秀麾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将刘秀攻父城和自父城南还宛记在更始元年六月昆阳大战后，九月“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之前。谓：“光武因复徇下颍阳。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驰诣宛谢。”而刘秀被更始皇帝任命为“司隶校尉”在九月“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之后。“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应该说冯异正式投到刘秀麾下在更始元年九月刘秀得任司隶校尉北上洛阳途经父城之日。

那么，为什么袁宏《后汉纪》把冯异投刘秀记在更始元年三月，《通鉴》将之记在六月呢？这是因为刘秀徇颍川有四次：第一次在更始元年三月。《后汉书·光武纪》载：“更始元年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鄧，皆下之。”三月所徇昆阳、定陵、鄧都是颍川郡的属县，当然可以说是“徇颍川”了。第二次在更始元年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四十二万兵下颍川，刘秀与下江、新市、平林兵数万迎击于颍川阳关。第三次在更始元年六月昆阳大战后。这次徇颍川，《后汉书·冯异传》谓“略地颍川”，《通鉴》谓“复徇颍川”，《后汉书·光武纪》谓“复徇下颍川”。冯异正是在这一次刘秀“徇颍川，攻父城”时被俘的。第四次更始元年九月任司隶校尉北上洛阳道经颍川父城。冯异是在此次刘秀徇颍川时迎刘秀入父城，投到刘秀麾下的。袁宏《后汉纪》不辨刘秀四次徇颍川之不同，误以为更始元年三月刘秀一徇颍川，冯异等就投到刘秀麾下了。《通鉴》将冯异投刘秀记在更始元年六月，是将冯异被俘再获释这个冯异投往刘秀麾下的准备过程当成事情的结果来定位了。

颍川诸将从龙时间考

在“云台二十八将”中，籍贯颍川的除父城冯异外，还有郟城的铄期、臧宫，襄城的傅俊、坚谭，颍阳的王霸、祭遵。这六位战将是什么时候投到刘秀麾下的呢？

先说铄期、臧宫。《后汉书·铄期传》载：“铄期，字次况，颍川郟人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光武略地颍川，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从徇蓟。”如前所述，光武帝刘秀“略地颍川”，前后有四，铄期投至刘秀麾下是在哪次呢？《后汉书·冯异传》载，冯异于更始元年九月刘秀为司隶校尉后第三次“略地颍川”，投到刘秀麾下后，“因荐邑子铄期等，光武皆以为掾史，从至洛阳。”可见刘秀所“闻期志义”是冯异给他介绍的。那么，铄期投到刘秀麾下的时间，也应该在更始元年九月。《后汉书·臧宫传》载：“臧宫，字君翁，颍川郟人也。

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宾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诸将称其勇。”臧宫是先入下江兵中，后从刘秀的。“下江兵”是绿林起义军之一支，早期活动于南郡，后来北上进入南阳郡宜秋，同新市、平林诸部以及更始义军合力抵御王莽军。更始元年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四十万兵，号百万众，至颍川。刘秀“与下江、新市、平林兵数万人，击之于阳关。”到阳关需经郟城县境，臧宫之入下江兵中当在此时。下江兵的统帅是王常。王寻、王邑兵盛，王常同刘秀退守昆阳。臧宫是参加了昆阳大战的。《后汉纪》称：“臧宫，字君翁，郟人，为县亭长，率宾客入下江兵中，昆阳大战，诸将称其勇。”

再说傅俊、坚鐔。《后汉书·傅俊传》载：“傅俊，字子卫，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从破王寻等，以为偏将军。”这里所说“从破王寻”是指参加了昆阳大战，那么傅俊投到刘秀麾下之“世祖徇襄城”，显然在昆阳大战前夕之更始元年五月，刘秀第二次“略颍川”即刘秀迎击王寻于阳关时。《东观汉记》所载：“傅俊从上迎击王寻于阳关”，也可证实这一点。《后汉书·坚鐔传》：“坚鐔，字子伋，颍川襄城人也。为郡县吏，世祖讨河北，或荐鐔者，因得召见。”这里说坚鐔是在刘秀讨河北时因人推荐得到刘秀重用的，那么他投到刘秀麾下的时间应当更早一些。《后汉纪》载：“以世祖为大司马，遣平河北，于是冯异、铄期、坚鐔皆以为掾吏，从至河北。”也就是说坚鐔投到刘秀麾下大致与铄期同时。

三说王霸、祭遵。《后汉书·王霸传》载：“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治。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汉兵起，光武过颍阳，霸率宾客上谒，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击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还休乡里。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过颍阳，霸请其父，愿从。父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霸从至洛阳。及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从这条记载可知王霸之投到刘秀麾下有两次：第一次在昆阳大战前刘秀略颍川过颍阳，即更始元年五月刘秀至颍川阳关时，然后于六月参加昆阳大战。昆阳大战后又回家闲居了。第二次在刘秀接受司隶校尉之任命北上洛阳过颍阳时，即更始元年九月。袁宏《后汉纪》将颍阳人王霸之投至刘秀麾下与父城人冯异一起书于更始元年三月有失准确。《后汉书·祭遵传》载：“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及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史。从征河北，为军市令。”据此可知祭遵投到刘秀麾下当与王霸第二次从龙同时。

东汉开国勋臣“云台二十八将”中出身颍川的有七人，恰占四分之一。这七人投到刘秀麾下的时间有先有后，臧宫、傅俊、王霸三人是在昆阳大战前夕的更始元年五月刘秀北上颍川迎击王寻、王邑于阳关时从龙的，所以这三人都跟着刘秀参加了昆阳大战；冯异、铄期、祭遵、坚鐔四人是在昆阳大战后的更始元年九月刘秀被任为司隶校尉北上洛阳经过颍川时从龙的，他们没能参加昆阳大战。颍川七将虽然从龙时间先后不同，但都以各自超群的才干受到刘秀的器重，为东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异的军事思想

刘太祥

(南阳师范学院《南都学坛》编辑部)

冯异(?—34年)字公孙,颍川父城(今平顶山市宝丰县东)人,曾任征西将军,封阳贾侯,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宿”之一。据《后汉书》卷22《朱景王杜马傅坚马列传》“论曰”所列举的28位名将顺序为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姚期、耿纯、臧宫、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鐔、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马武、刘隆,冯异名列开国元勋的第七位。冯异是东汉开国元勋中负责一方面军事工作的两个将领之一,他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任征西将军负责西线的作战,一直到建武九年(公元34)他病死;还有岑彭任征南将军,负责南线的作战。《后汉书》卷17《冯岑贾列传》论曰:“中兴诸将立功名者众焉,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查《后汉书》中28位中兴功臣的传记,有的游学京师,精通儒学,有的为郡吏,崇尚武功,而只有记载冯异“好读书,精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后汉书》卷17《冯岑贾列传》,以下凡引该书均不再注明),而冯异也自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所谓“诸生”就是儒生,也就是对儒家经典有精深的研究。由此可见,冯异不仅对儒家的经典有研究,而且还对兵家理论著作《孙子兵法》有所研究。他是28位中兴将领中唯一一位研究过《孙子兵法》的人。冯异品德高尚,治军有方,所率军队有极强的战斗力,攻城杀敌,屡立战功。他作战有方,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诸如离间敌人,攻心为上;为民谋利,争取民心是战争取胜的根本;敌众我寡,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流动作战,各个击破;以恩威降敌;抢先攻占要地,以逸待劳,出其不意,打击敌人,以奇谋取胜等。然而,学术界对于这位功高位重,既有军事理论,又有作战实践经验的著名大将却很少有人研究,本文试图对冯异的军事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离间敌人,瓦解敌人阵营

离间敌人,攻敌之心,瓦解士气,争取敌人内部将领的支持和配合,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历代军事家都非常重视离间敌人,《孙子兵法·用间第十三》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冯异任孟津将军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就采用了离间之计,争取了敌将李轶的支持和配合。

新莽地皇四年(23年),也就是更始皇帝(淮阳王)刘玄元年二月,刘玄在南阳宛城洧水(今白河)上,建立更始政权,立刘玄为皇帝。三月宛城守岑彭投降,刘玄入宛以为都城。九月更始大将军申屠建攻克武关,汉军入长安,杀死王莽;更始定国上公主王匡攻拔洛阳。十月刘玄都洛阳,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抚诸郡。汉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玄迁都长安;五月刘秀攻破赵国都城邯郸,更始帝封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到长安,刘秀以河北未平不就征,从此开始与更始政权决裂。刘秀在河

北调发幽州十郡突骑击败了农民军，建立和巩固了河北根据地。在稳定河北根据地之后，刘秀决定亲自向北徇燕赵之地，南下进入中原，占领洛阳。为了实现“北徇南下”的计划，必须在魏郡（治邺县）、河内郡（治怀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一是为攻打洛阳作准备，二是防止洛阳城内的更始军队北上攻打河内郡，干扰“北徇”的实现。刘秀认为河内郡北有太行之险，南据河津之要，“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后汉书》卷16《寇恂传》），于是选拔文武兼备的寇恂为河内郡太守，行大将军事；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李贤注：在河内郡河阳县南门。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统领魏郡、河内郡的军队防守黄河的主要津口孟津，与河内郡守寇恂遥相呼应，共同抗拒洛阳城的更始军队。而当时驻军洛阳的是更始政权派的大将军舞阴王李轶、大司马朱鲋与河南太守武勃，号称30万大军，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如何能抗抵住洛阳更始军队，冯异采用了离间之计，取得李轶的支持和协助，使汉军得全力以赴歼灭更始军队。冯异给李轶的信中说：

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间亲，远不逾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

从信中内容可以看出，冯异情直意切，说明了利害关系，给李轶指明了道路。主要意思是希望李轶审时度势，以历史上的微子、项伯、周勃、霍光为榜样，弃暗投明，建立不朽功业，名垂千古。长安城内的更始政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众叛亲离，纲纪混乱，赤眉大军入关中，已不可辅佐了，若尚可辅佐，也不至于让你独据一隅，处于难以支久的境地。正是由于更始政权不可辅佐，萧王才跋山涉水，苦心经营河北，如今英俊云集，人民拥戴，成就帝业，势不可挡。如果你能够觉悟，投靠萧王，尚能转祸为福，建功立业；如果执迷不悟，大军长驱直入，围攻洛阳，悔之不及呀！李轶被冯异的深情厚意所感动，虽然他也知道更始政权已不会长久，但又不肯投降。其原因是他与刘秀、刘縯共同起兵反对王莽，在更始政权建立之后，反而陷害刘縯。于是，李轶给冯异写信表示：“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就是愿意帮助萧王，支持冯异，但不公开投降。从此，李轶不与冯异作战，也不救援更始军队，使冯异能够“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南下河南成皋已东十三县”，又渡过黄河与武勃战于士乡（河南郡亭名），“大破斩勃”。朱鲋攻打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和平阴（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的河阴），冯异和寇恂合力打败朱鲋，朱鲋逃归洛阳，冯异率大军把洛阳团团包围。冯异的离间之计，瓦解了更始军队，为冯异作战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刘秀占领洛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为民谋利，争取民心

战争的性质决定战争的胜负，顺应民心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平暴止乱，为民谋利，争取民心，就一定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历来兵家都非常重视在战争中争取民心，让民服从。而让民服从，一是要有威行，二是要有恩德，就是要为民谋利。冯异在自己的言论和作战过程中贯穿着为民谋利，争取民心的军事思想。

新莽地皇四年（23年）六月，刘秀的兄长刘縯被更始帝杀死。刘秀表面上虽不敢露出悲戚之情，饮食平常，心里却非常难过。常在独居时一点酒肉也肯用，枕席间也往往有哭泣之痕。冯异单独拜见刘秀，劝他节哀，并乘机进言：

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

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

刘秀采纳了冯异的建议，他抚慰河北，到达邯郸之后，便派冯异和姚期抚循属县，所到之处，平释囚徒，抚恤鳏寡，亡命投案者，既往不咎。并了解郡守和长吏是否同心归附，然后把名单上报给刘秀。这些收揽民心的工作，为刘秀在河北同割据势力的战争中起到了着重作用，不仅得到了人民的财力、物力支持，而且扩大了兵源。

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一月，进入关中作战的征西将军邓禹，由于更始政权投降了赤眉军，就与赤眉军进行英勇作战，赤眉军占有关中财富充实，士气高昂，锋锐不可挡，邓禹军进入长安连续失利，加上延岑的部队暴乱三辅地区，郡县势家大族也拥兵作乱，邓禹不能平定。刘秀就任命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指挥关中军队，继续向关中挺进，刘秀亲自送冯异到河南（河南郡河南县），并赠乘輿七尺宝剑，还给冯异下达诏书说：

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无所依诉。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0《汉纪三十二》“光武建武二年（26）”条）

刘秀给冯异的这条诏书，就是命令冯异到关中作战，要以安抚百姓为要务，切勿攻城掠地、扰乱百姓，这是战争胜利的根本。司马光认为刘秀的这一关中作战政策是“王者之兵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之所以取关中，用是道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0《汉纪三十二》“光武建武二年（26）”条）。冯异顿首受命，在西进关中的过程中忠实地贯彻执行刘秀制定的安民政策。史称“所至皆布威信”，既显示极强的战斗力量，又施恩于民，为民谋利，取得人民的信赖；“群盗多降”，就是资贼多投降冯异，弘农地区自立为将军的十几个盗贼就率众投降了冯异。正是由于冯异的军队所到之处：“皆布威信”，使冯异的军队在战斗中接连取胜。十二月，冯异在华阴（今陕西华阴）与赤眉军相遇，两军相持60多天，发生几十次战斗，降将卒5000多人。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刘秀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此时的邓禹多次以饥饿的士兵与赤眉军作战，连续失败，他从河东郡的河北县（今山西芮城）渡过黄河到京兆郡的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北），请驻军在华阴的冯异与他一起共同进攻赤眉军，冯异认为，敌众我寡，“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就是只有用缓兵之计，用恩信诱惑赤眉军，才能打败他们。但邓禹不听，坚持与赤眉军作战，结果大败，邓禹逃跑到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冯异逃跑到回溪（今河南龟池东南）。可见，施“恩信”在作战中的重要性。冯异军队进入关中之后，打败了占据关中的延岑，“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冯异得到右扶风赵匡送来的衣食，势力逐渐强大，“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伏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教其众归本业”，就是打击不法豪强，奖赏有功之臣，把投降的将领送往京师，让民众去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为民谋利，争取民心啊！这一安民政策的后果是，冯异“威行关中”，不战而降，关中诸叛乱者全部投降冯异。《孙子兵法·谋攻第三》中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冯异能够“不战而胜”，是“善之善者”将领。冯异在关中镇守三年，“怀来百姓，申理枉结”，为民谋利，归附的人民很多，史载“出入三年，上林成都”。

三、抢抓机遇，出奇制胜

中国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视出奇制胜。《孙子兵法·兵势第五》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冯异在作战中也采用奇计，接

连取胜，主要表现在采用伏击战，利用假象迷惑敌人；抢抓机遇，占领有利地形，以逸待劳，攻守结合，牢牢掌握战斗的主动权。

“兵不厌诈”，欺骗和迷惑敌人，是出奇制胜的法宝之一。光武帝建武三年正月，在冯异协助邓禹与赤眉军大战兵败、逃到回溪之后，冯异收集散兵和诸营守军，共得几万人。于是，冯异决定在敌人新胜、士气高昂、容易麻痹大意的时候，与赤眉军约定日期会战。冯异故意佯装出军队衰弱的样子，而暗地里却选拔精壮将士穿赤眉军服装埋伏在道路两旁，当赤眉军一经打到前部，才出兵救援。赤眉军见冯异军队兵势不振，就调来大部队，想一举全歼。冯异就指挥大军与之大战，战鼓齐鸣，呼声震天。战到下午，赤眉军兵势渐衰，汉军伏兵突然冲出，由于他们跟赤眉军衣服相同，无法识别，于是赤眉大军就惊慌溃退。冯异驱兵追击，直到崤底（今河南渑池、洛宁两县间），大破赤眉军，降男女8万余人。剩下的几十万人跑到宜阳，光武帝刘秀统率六军在这里严阵以待，赤眉军惊慌失措，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全部投降，缴出所得传国玺绶。刘秀对冯异用奇谋平定赤眉军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给冯异的慰劳诏书中说：“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出其不意，抢占要害之地，以逸待劳是历代兵家作战取胜的法宝之一。《孙子兵法·地形之十》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孙子兵法·虚实第六》中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冯异在作战中充分认识到军事要地的重要性，必定抢先占领优势地形，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在冯异平定关中的过程中，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隗嚣政权一直协助汉军，共同抗击蜀地的公孙述对关中的侵拢。但是在关中平定后，刘秀派大兵征伐公孙述的时候，陇右的隗嚣却举兵反叛，大举向关中进军，与汉军争夺关中。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隗嚣将王元占据陇坻（今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之间，是关中平原的西部屏障。），汉诸将与之战，皆大败而还，汉军撤到陇，隗嚣乘胜追击，关中处于危急状态。刘秀诏命冯异带兵进驻枸邑（今陕西枸邑县东北），当冯异带领军队还未到达枸邑的时候，隗嚣大将王元、行巡等已带领2万人乘胜攻占了陇，并派遣行巡攻占枸邑。冯异得到此消息，就带领大军火速向枸邑行军，想先占据枸邑。当时诸将都说：“虏兵盛而乘胜，不可与争锋，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资治通鉴》卷24《汉纪四十》“光武建武六年条”）从军事战略常规而言，敌强而我弱，乘胜进军而士气盛，汉军应该不与争锋，停止进军，而慢慢思考应对方略。而冯异却一反常态，主张抢战军事要地枸邑，出奇制胜。他说：“虏兵临境，忸（怙）[怙]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冯异认为，枸邑这个地方是战略要地，抢先占据这个地方，就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就可以以逸待劳，沉重地打击长途跋涉而来的隗嚣的军队。这里的“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后汉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注释中均说是《孙子兵法》之文，查《孙子兵法》的原文是“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曹操对这句话的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而冯异说的“攻者不足，守者有余”，显然是与《孙子兵法》和曹操理解不一致，是对《孙子兵法》的灵活运用。我认为冯异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攻打敌人，我们的力量不充足，但是坚守阵地，我们还是有充足力量的。”就是说我们抢先占据要地枸邑，就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守住枸邑还是有足够力量的。于是，冯异就催军奋进，偃旗息鼓，悄悄地进入了枸邑，关闭城门。行巡不知冯异已占枸邑城池，匆匆带兵赶到。冯异出其不意，击其不备，鸣鼓举旗而出。行巡的军队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纷纷逃跑，

冯异追杀数十里，大获全胜。于是，北地（今甘肃宁县）诸豪长耿宝等人都背叛隗嚣而投降汉军。

四、治军有方，大将风范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里提出了作大将的五种基本素质：智就是睿智，聪明，有智慧，能够通达权变，审时度势；信就是诚，就是忠诚，无有二心，坚守诺言，讲究义气；仁就是爱人，有仁爱之心，关爱别人；勇就是有胆量，敢想敢干，不畏艰难险阻；严就是严肃认真，严格要求，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以法治理军队。冯异就是符合这五种基本素质的大将，他的睿智和才华，他的胆量和勇敢，他的关爱人民和仁爱之心在前述的战争过程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不再赘言，只就冯异的讲义气、守信用和谦虚谨慎、严格治军两个方面作一论述，从中可以看出，冯异的大将风范和人格魅力。

冯异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忠心为国，坚定不移地追随刘备。刘秀抚慰河北，王郎在邯郸称帝，蓟中各地，纷纷响应，刘秀晨夜不敢入城邑，吃住都在道旁。到达河北饶阳无蒺亭时，天气寒冷，北风凛冽，饥不可待。冯异给刘秀送来了热腾腾的豆粥。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对将领们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全解。”部队进至南宫，天降大雨，刘秀在道旁的空房子中避雨。冯异抱来柴草，邓禹在灶中点火，刘秀则解衣烤火，冯异又给刘秀献上了麦饭和菹肩（植物名，属葵类，可食）。不久，刘秀的部队过了滹沱河（今河北衡水东），刘秀派冯异去河间招募兵众，任冯异为偏将军。冯异在那么艰难困苦条件下对刘秀忠心不改，刘秀也始终不忘冯异的忠心，在平定关中之后，冯异镇守关中三年，深得民心，有人诬陷冯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冯异立即给刘秀上奏章，表明自己所做都是为了国家，没有贰心。刘秀给冯异的信中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懼意。”在建武六年，光武帝召见冯异时，还念念不忘冯异之情，说：“仓卒无蒺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对冯异赏赐丰厚。

冯异不论取得多么大的功绩，从不妄自尊大，总把功绩归于别人，对将士严格要求。《后汉书·冯异传》载：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东观记》、《续汉书》云“异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相逢引车避之，由是无争道变斗者”也。）进止皆有表识，（言其进退有常处也。）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隶，属也。《袁山松书》曰：“先时诸将同营，吏卒多犯法。”）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由此可以看出，冯异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对自己手下的将士要求十分严格，将士们都愿跟随冯异，刘秀对他也十分称赞，在诏书中曾说“卿本能御吏士，”就是赞誉冯异善于管理将士。

正是由于冯异善于治军，又品格高尚，才使他深得将士的拥戴，所带领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极强的战斗力。《后汉书》卷17《冯岑贾列传》论曰：“若冯（冯异）、贾（贾复）之不伐，岑公（岑彭）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赞曰：“阳夏（冯异封为阳夏侯）师克，实在和德。”都说明冯异“不伐”即不夸耀自己功德、谦虚谨慎；“和德”即与人和谐，品德高尚，广施恩惠。这是冯异作战胜利的重要原因，受到史家的赞颂。